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六　宋　姚鉉　編

書八總一十一首

薦賢四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韋處厚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翺

薦齊孝若書　令狐楚

薦樊衡書　崔顥

師資七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韋處厚

相公閣下伏以燕國張公說登翊聖明底寧泰階推心旁求虛己下納房太尉由布衣振起於門下張曲江自蓬戶發揮於嶺底而繼播休名襲佩相印克懋勲德不忝揄揚後之朝望因以興勸不多二公而推燕國者以雜居羣倫齊齒下輩崇搆棟榦則杪忽方輕琢飾珪璋則蒙昧未耀器用既光持之於耳目之前垂後而无配名節無大用之於身世之後希古而絕倫夫豈推策考

步之為乎藏往知來之兆乎蓋合以尺牘片言申以考跡定貌靈異五行之鍾粹也文章心靈之造形也著誠居業本隱以之顯觀心擇術自麤以之微以是而求則坐決萬方之內立斷百代之下其術既定其道甚明竊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學窮古訓詞秀人文脫落章句簡斥枝葉游百氏而旁覽折之以歸正囊六義以疾馳諷之以合雅荀堅其持操不恐於囂囂之訕脩其踐立不誘於藉藉之譽孟軻黜楊墨之心揚雄尊孔顏

之志形乎既立果於将然至於用心合論操毫注簡排
百氏之雜説判九流之紛蕩摘其舛駮趨於夷途徵會
理軸遺訓詞波無不蹈正超常曲暢精旨置之石渠必
有劉向之刋正羣言列之東觀必有孟堅之勒成漢史
施之奏議必有賈誼之兼對諸生天既委明於斯人茍
回險其道未得按輪而驅則必混翼於天池餐精於流
瀣秉鐕繳者從而道之固无及矣儻得遊門下信其才
能相公得狗公之名有摭奇之實後進幸甚舍人騶御

賤役也猶能達掃門之事禰衡雕蟲薄技也猶能遇非常之薦今某辱奉恩顧實百於舍人之儔皇甫湜藴積才志固百於正平之量處厚百舍人之勢不能達百正平之心方切恃私於門館明者觀之其耻非一也懼愚瞽不盡謹繕其書論賦合八首用卜可否輕瀆嚴威下情不任戰懼之至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翺

翺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

翟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格於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人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臯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

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皐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葢齊滅之曷不言齊滅之為桓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繼絶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絶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

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今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孰有如執事好賢不倦者乎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可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之遺風

明理亂根本之所由伏閶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為執事惜焉豈唯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

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寛其窮也甚矣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茍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

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均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

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别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删詩叙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待於人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况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禮善人良士則不如無

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奈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薦齊孝若書　令狐楚

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為

軍中之書記節度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思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悅人意諒非容易而可專據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學必專受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踈眉目美風姿外若坦蕩中甚畏慎執事儻引在幕下列於賔佐使其馳一檄飛一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棄幽遠況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化下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

士如林最所知者實斯人也請為閣下記其若此惟用與捨髙明裁之

薦樊衡書　崔顥

夫相州者先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絶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略深識可以軌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之類莫不踊躍況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會千載一時君侯復

躬自執玉陪鑾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

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奬得奔大禮升聞天朝

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榮家令當代之士知出君侯

之門矣顒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墀用增戰汗

與李渤書　田弘正

弘正珍重執事之心積二十餘年竟不獲自道於執事

者徒懇懇終日常恐空老而無所師承固内自不安矣

自前年朝謁得展拜執事於道路之間時苦羣事復略

不得伸前時所畜之意彌有不足於心矣執事以古今仁義發為懲惡勸善之心豈惟當世士君子所賴抑亦姬公孔子之心待執事而明白之矣每覽前後史策紀其所為古之賢者有出無愧矣弘正近奉制書去魏就鎮自念寵榮已極能無憂惕之甚哉且自二寇亂常已來六十餘載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行異趙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積習遂為匪人誠可悲矣寢食常念之以為負經濟不羈之才者執事可以將朝廷之化

移獷俗之心矣弘丒庸虛輒不自意思君子降重爲邑人啓茅塞之心仰執事坐師氏之筵使鄙夫修擁篲之禮則向之羞姑可掩矣不審執事當俯而就之乎復恥而不就乎今輒虛上倅之位俟君子光臨古人有功成不居退得所詣者鄙人咏之久矣儻終不拒至誠之情幸甚

與叚校理書　劉巖夫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搖舌於口誰不言仁誼哉清濁

相渾真偽難辨今雖有提其肺腸以呈衆某必笑而不諒此亦不足怪也蓋偽者繁而真者寡況憑區區文字而能取信於人邪所以某蘊蓄斯久不敢輕奮抑為此也今幸因執事稍垂盼睞以不倫衆輩故得肆陳其愚惟賜詳之某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迄今十六不見成熟性本慵惰強之惟艱不能勠力盡瘁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生而懸弧示有事於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沒世每欲奮廓埃壒破開濤浪脅翼雲漢垂

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知世道隘局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藏器弛用洗滌他腸昧旦諷百廿入夜吟編簡索聖賢意探情性源白雲霏空虛舟汎波塵機不張語默自任湜湜然得全其愚為唐一閒人而家世清風祇承嚴訓不可也又欲掉長舌於公卿間邐蓧戚施以媚於人拱立下流阿旨從衆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而愚僻已慣矯之惟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不可屈志不可諧歧路難期歲月易老踐履

之道悵然自迷執事濯纓清流敏古多識試與指其要路將鞭蹇以趨之某再拜

答人求文章書　柳宗元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爾儻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累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實哉且自孔子已來兹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

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
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
日月高居於萬物之中雄視於百代之下率皆縱誕而
不克躑躅而不進力屭勢窮吞志而没故曰得之為難
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
頗平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
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陋今者比
肩疊迹大抵生而不遇死則垂聲者衆焉揚雄没而法

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子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絶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蠭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文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首

合為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人有儒其業與孟軻同代而生不遂師於軻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乎又有與揚雄同代而生不遂師於雄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哉有習於琴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師曠之道也習於弧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瞿孺子之道也脫二

人未至於古然亦無敢是非者以所習有據故也儻曰吾自能非授受於人也必知其音俚音也其能庸能也嗚呼聖人之道與琴弥之道相遠矣而琴弥尚能自習之如此況聖人之道乎去夫子千有餘載孟軻揚雄死令得聖人之旨能傳說聖人之道閣下耳令人睎閣下之門孟軻揚雄之門也小子幸儒其業與閣下同代而生閣下無限其門俾小子不得聞其道為異代惜焉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崔元翰

日月崔元翰再拜上書郎中使君閣下天之文以日月星辰地之文以百穀草木生於天地而肖天地聖賢又得其靈和粹美故皆含章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其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而唐堯虞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憲章法度禮樂存焉臯陶伯益伊傅周召之倫則誥命謨訓歌頌傳焉其後衛武召穆吉甫仍叙咸作之詩並列於雅孔聖無大位由修春秋述詩易反諸正而寄之治而素臣丘

明游夏之徒又述而賛之推是而言為天子大臣明王道斷國論不通乎文學者則陋矣士君子立於世升於朝而不繇乎文行者則僻矣然患後世之文放蕩於浮虛舛馳於怪迂其道遂隱謂宜得明哲之師長表正其根源然後教化淳矣閣下紹三代之文章播六學之典訓微言高論正詞雅音温純深潤溥博弘麗道德仁義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學者風馳雲委日就月将庶幾於正若元翰者徒以先人之緒業不敢有二事不遷於他

物而其顓蒙樸騃難以為工抗精勞力未有可採獨喜閣下雖處貴位而有仲尼誨人不倦之美亦欲以素所論撰貢之閣下然而未有暇也不意流於朋友露其嗤鄙而乃盛見稱歎俯加招納顧惟狂簡何以克堪今謹别貢五篇庶垂觀察儻復褒其一字有踰拱璧之利假以一言若垂華衮之榮不宣元翰載拜

荅韋中立書

柳宗元

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

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都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尚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顔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西如是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

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
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
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
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
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亦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
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
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
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

使啜啜者早夜沸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不獨欠為人之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

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觀子氣色誠好惡如何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

明道是固不為炳炳烺烺務采色衒聲音而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

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叅之荀孟以暢其支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趣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邪果非邪有取乎抑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

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復杜温夫書

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若相望以不對荅引譽者然僕誠過矣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荅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畧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邪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儗人必於其倫生以直

躬見抳宜無所諛令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荅來栁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令而去我道連而謫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辭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胷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能自彫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甞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惟以此奉荅所謂乎

歟邪哉夫者疑辭也矣爾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愼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藿蠋鶂卵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為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

生宜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其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某白

唐文粹卷八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謄録監生臣趙之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七

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十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七

宋 姚鉉 編

書九 摠六首

自薦

上張燕公書 房琯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上宰相三書 韓愈

上張燕公書　房琯

竊惟當今主英臣誠海平天清千相國者更言朝廷之遺闕黔黎之艱阻妄矣琯直以有詞不自明徵積心無興消散此亦一夫不獲顧就相門陳之或議相門重深賤士罕及進言不少非人則廢退而復念止於旬時若借人為容則恥殊特達欲持情徑往則懼致忽遺思所以自奇圖左右見異僭用舊禮獻此琬珪奠贄列得啓其書書窮思見其人矣至有輕好行怪易為犯德琯非

敢如此也顧左右明之琯嘗聞既往布衣之士亦賤者也而一人下之三公宗之将欲分其賢愚而係其理亂琯自料必不能有損益於盛朝徒亦形似英指之蹤辱累珪璋之德希左右以公選琯因以私進所私者則敢終而言之琯幼為先相國棄委翳於蓁蕪之下因物遂遷與農者莫辨不忍窘戹然後以菑穫為懷将祇若遺謀乃發前言筐篋有相公述作焉有先君鑒誡焉約之立言依以扶信若赴古道則適若逢今人則乖或謂之

非或謂之是求我掐匠擊此困蒙顧此身在下流無間上士未足為先君之嗣不可見先君之友况有貴賤之異為之隔闊乎深惟達音者希恐不可再得忽不知相國之富貴如此瑄之貧賤又如此期相國乃曰人以道義求我我不當以貴賤隔之借如宣父有相國之貴寧拒游夏之徒歟夫其此心千載一用豈瑄也當之又見禮經有難進易退者戒貪也起人來學者勸道也瑄趣仁者而久未行何乎衣惟素褐乘非車馬閽人斥之馭

者排之長衢高門驟拜左右則近於論訴豈聞道之士乎故獻玉貢書以先其意或垂善誘使得登其門假以温和之顏賜其清閑之宴大觀宗廟旁見百官上諮為人之紀綱次及作文之利害然後陳百一之誡諷南山之詩醉德寫誠俯而告退琯之願也未敢忘也若其取於是日許時入奉一歲之内得再厠法曹舍人聞詩禮焉人子畢矣豈有恨哉至如笥有衣裳天有秩序聖君在上何人不欲如琯令日未敢生心儻見露之時為左

右所踾亦顧起自燕國門下令衆人別意瞻矚也僉竭鄙志不覺多言妨塵宴私憂危失措儻左右垂無窮之惠降不測之禮錫數字之荅加一介之使則相國保下士之譽小人獲見知之榮光照微軀價傳多士輙飾瑣貌以俟軒車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通州司馬元稹謹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日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陪侍道途不以庸妄話及章啓則竊聞閣下

以文皇勑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於笏為至戒今陛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閣下即東征而還安孰甚焉思豈可廢況今四郊並開掃門之賔競至碣石餘沴東身之款未堅則推食握髪之意可遽移於高枕擊鍾之逸乎且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飢者欲食不可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稹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閣下獨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為人也堅辨精淨號為名流及其為相也搆置羣材使梁棟榱桷咸

適其用人頗謐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所愛憎是以稟政不累月閣下自外寮為起居郎韋相自巴州知制誥張河南自邕幕為御史李西川自饒州為雜端密勿津梁之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纁如稹等拔於疑礙置於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己之巨敵引腹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奸無蹊隧而正有根本矣及山東沴作上以兵事諮之則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樽俎之謀不專於廊廟蓋廉善精微之士素

孰於心胷而汎駕乘桴之材未嘗量校於左右也比於
閣下今日之雄材大畧為短矣然而即世之後雖無李
嚴廖立之思而十年之内備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
嗚呼子皮叔牙之功斯不細矣日者閣下方事淮蔡獨
當鑪鎚内蘊深謀外排羣議始以追韓信拔吕蒙為急
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勲既建王化方行亦
當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
愚揆之欲人不怨莫若遷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

救拯於焚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為前
行以臺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茍不如是則怨矣茍能如
是何怨哉何謂救拯而竭誠積又不敢移之他人借如
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敢自讓於郎
吏之末者邪向使元和中一年為拾遺二年為補闕不
三四年為貟外又三四年為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
以綸誥暮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遽責其隳肝瀝膽同
厮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為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

矣茍有舒其胼攣罝之趨走者又安敢愛氣力恡心髓於和扁耶是猶黿鼉之有水鳥獸之有林何嘗愧於水木茍或縶而籠之鎖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必啁噍顧慕以報人報其免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閣下藥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室閣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為抵忌對上以河南掾尉非貶官為說乎向非裴兵部一二明之則積終老於貧賤固其宜也儻閣下猶二

三年遲迴於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煌煌之
命以周知其巢穴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
策於上前排未亡之疑於衆口哉令天下能不有萬一
於閤下之才畧而由跼足帖脅私自憐其有志力哉況
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人更始特降含垢棄瑕之書且
授隨材任能之柄於閤下閤下若不能蕩滌痕累洞開
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餒使恃才薄行者自贖於
煩辱以能見忌者騁力於通衢上以副聖君咸與維新

之德次以廣閣下常善救人之道使千百年外謂閣下
與裴兵部為交相短長亦足為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
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
有裴兵部拔羣材於前則盡行閣下拔羣材於後則盡
廢以閣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徽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
又安有救裴褒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
滯行渙汗之條目則為難積雖至愚未敢然也積自十
年遭罹多故每欲發書故舊尚不敢盡陳其情豈不知

干牢相有不測之罪邪孰自忖之與其瘽死蠻夷自題不遇之牓比夫塵穢尊重伏俟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緘獻卻誠翹企刑書不敢逃讓不宣稹頓首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謹齋沐緘書再拜遣隸子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手閤下當今主上聖哲輔相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其愚蒙欲陳

所知則在知之之後念之之内矣亦何敢言今斯有言
自言而已人有百行脩萬事精内扣潛鳴外聽无聲非
不顧用而人不用非不顧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
老至死者相公以為有之乎某將十有十百有百千有
千也何以若知自近之耳某嘗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
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傷時之學者不由所學務所
學也某不敏傷切如之況稟羔羊鴻雁之性未資訓導
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絜身畏人負拙自守始

以孝悌忠信約禮從儀人生合爾博聞遊藝行義修辭人生固然殊不以有為而為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敬趨條目遂希銓擇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館助教某兩應博學宏詞不售一平選被駁又平選始授四門助教也夫人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不仕則已仕則異就高衢遠途展其素蓄垂名於後代播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希片帛救寒暑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片帛者不能無之其將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有所分別某非斯人

之徒歟其慕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遠途也噫四門助教限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自兹循資歴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二十年矣自兹循資歴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壽百歲七十者稀某令四十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不覩高衢遠途矣況先三十年孰知存亡哉其或素蓄當在重泉之下矣忖己方人所以知百行脩萬事

精内叩潛鳴外聽无聲非不顧用而人不用非不顧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嗚呼今之高懸爵禄廣設名位實大乎德行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㳂乎州閭鄉曲之譽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无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通闕下之間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著乎役藝使才

之致某冗官也政令裁製一月兩銜之謂役藝使才二
眞陪行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目應奉之致是
絶著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
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
自相許於海隅嶺徼其奈拳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穫而有
遺秉則滯穗也萬秉稀一萬穗稀一某豈遂當其一乎
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
之足必與之蹄蹠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

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蹠與之而短長不相稱行必顛命遣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者示之則不之怪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禄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舉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勸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禄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舉以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

辱勸適遺之屈賫適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賫也其庸愚不知政化之旨者視之則不之怪明賢深探理體者其謂邦國何某代居閩至於吳則絶同鄉之人矣自吳至於楚則絶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迴眸之舊猶孫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霑其灌乃條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无私之陽春乎相公為上天之霖雨佐厚地之發生也何以處某焉夫舉善不遺於微陋

用能必盡其材器真宰相之任也自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人自周及秦有其人自漢而降无代无之洎國朝歷歷可數也相公能以某為手下濫觴乎似善斯升真善以至似能斯拔真能以來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行之哉行之哉今則猶古筭度途遠蒼黃造次某惶恐再拜

上宰相三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

獻書相公閤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才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才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

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

令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

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畒之宫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内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脩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

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鴻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

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脩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役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於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其自進也抑又聞之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矣今天下不

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王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遺逸者屢詔内外之臣旁求儒士於四海而其至者葢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之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隐就閑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俗順俯仰故甘心自絶而不悔焉而方閒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績

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長短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晝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唯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窐相而求仕者而窐相不辱焉而薦之於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寛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

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禄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常所著文輙採其可者若干首録在異卷辱賜覲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

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為洒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人之救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燋毛髮救

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其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之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曰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

誠其才能不足當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為之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䇿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察焉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

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以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惟其如

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賔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

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捨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

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
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
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
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
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
拜

唐文粹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十一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八　　宋　姚　鉉　編

書十 戕附摠一十五首

自薦

上王僕射書 盧肇

上冢官書 沈亞之

上座主書 劉軻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上中書權舍人書陳岵

上中書張舍人書邵悅

上李諫議書沈亞之

上雍州高長史書李嶠

與韓荆州朝宗書李白

獻南海崔尚書書劉蜕

上節度使書房魯

與京西節度使書韓愈

上江西李大夫書皇甫湜

上崔華州書李商隱

與京西幕府書劉蜕

上王僕射書　　　　盧肇

天不自明垂之以日月聖人不自理付之以公卿日月所以成天之文者無私照故也公卿所以成人之文者無私心故也為天之明行帝之德是公卿與日月同體者也然日月未嘗私晝夜以序明晦以時人生而戴之

固無驚懾耳目延頸企踵而望之也及碩人重德恢宏綱於將絶時人莫不拭眥假聽傒其聲明矣如是則又雖與日月同體與人望之心過之也伏以文物之勢業乎將頽聖上一旦惕然思高祖太宗經天緯地之勤基美於千萬世其術秖在乎人文之中人文之中則不踰擇士之賢否也故度天下之德莫重於僕射計天下之學莫深於僕射觀天下文章莫富於僕射兼是三美然後詢於廟堂之上使諮於僕射俯而莅之其實不啻若

移泰山之重以鎮之也夫如是則預於貢士者何敢造次而進哉某本孤賤生江湖間自知書已來竊有微尚窺奧索幽久而不疲垂二十年以窮苦自勵伏念當太平之辰不預兵役農商之伍得盡其志則將欲發其身大其家盡心於明時以竟其歲也乃志望士林之中及來輦下再試皆黜觀望於時而揆於事至於得之者未必盡賢失之者未必盡愚意謂隨天下貢士且進且退可以無咎今乃不意遇聖君賢相以僕射為日月照臨

多士莫不屏氣懾息人之自咎若抱罪戾其在王門公族少讀文學尚為憂惕啓僕射之德振於文機其必得天下苦心之人而進之然後優游盛明為臯為伊以茂生植者也不然豈至於是逾二十載復匡之乎是知天啓德於僕射在此時也某於此時若不得循牆以窺則是終身無竊望之分也敢布愚拙伏惟特以文之光明而俯燭之幸甚幸甚并獻拙賦一首塵冒尊嚴無任悚慄之至

上冢官書

沈亞之

某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以室其根長霓不足以帷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輳乎用及其不偶也徒見摧風枯霜蒙煙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榦不丈枝不尺而葉縱其根不能躙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庶氣故易長於極成為衆用故易售於工其在林居相扶筞木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相與笑其

兀枅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二礎而百棟賴負若是脩材巨榦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也負難戴重橫於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衆材備於百常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飢不竟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採善於衆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為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

視以自視養其所進者惟柔氣緩言瞽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爲誣博知爲強遷善爲流立節爲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樞物機茫乎不知其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盖事業之所報固然令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盜卒殺辱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主上求其往而爲理者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某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臣智輔

之所以為化至於樂慕賢掊亡其私而不回此則得之於性矣酌巖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於書得失備理亂敘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将霸帥之所以整暴亂至於奮旅陳師圜會百變之狀離如鷩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於師矣是三者皆業於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為一從材戴横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世持斧之士安足以摹哉某閭戎鏡包陽當日而矚之則能延燧輿火處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銅邪而誰

寤者而誰寤者夫其應則生某亦蒙矚於光下以其所抱書詞多鄙又不盡志忤觸清嚴罪無所逭謹再拜

上座主書　劉軻

軻今月十日祇奉牓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或得以書導志軻惟頑魯狃隸山野未熟去就悚惶惕息伏惟寬明少冥心察納軻伏見今之舉士競取譽雌黃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於持衡之手雖家至戶到曾不足裨銖兩茍自低昂已定乎徇己者之論是私己於有

司非公有司於己也軻也愚敢不以是規軻本沛上耕人代業儒為農人家天寶末流離於邊徙貫南鄙邊之人嗜習翫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耕捨學與邊俗齒且曰言忠信行必果雖夷貊行矣故處邊如沛焉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日有芟夷畚築之役雖震風凌雨亦不廢夫耘耨或農圃餘隙積書窻下日與古人磨礱潛心歲月悠久寖成書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

雖不能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為隳棄矣流光自急孫然一生一日從友生計裹足而西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親無瓜葛矣夫何能發聲光於幽陋雖不欲雌黄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衡者之所斤銖耶此輒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或搴芳入幽不以孫秀不擷揀金于沙不以泥土不取閤下自謂此心宜如何荅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刖不至再必獻不至再殆幾乎無刖矣伏荷閤下以清明重德鎮

定羣慮衡鏡在手蚩妍輕重之分咸希一定俾退者無屈辭進者無幸言夫如是非獨斯四輩之望而已矣亦宜賓公器而荷百禄豈秖區區世人而已哉軻也生甚微末甚乎魚鳥魚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以厚其生矧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跡於大賢人君子之門乎軻再拜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拜手奉書吏部侍郎李公座右夫道有一昌齡有心明

公有鑒三者定矣而又元氣潛行羣動相鼓乘時則利遇難則否斯亦分於數矣今或者譎觚旁礴以為已任發心不中中無不通雖大愚之人猶知不可況賢智之士乎茲數者如昌齡之心非不知也明公之鑒非不明也惟明公能以至虛納惟昌齡敢以無妄進故未便絕意願就執事陳之若明公以為隅曲罝之度外則昌齡未識定分為向時之客乘時不利動則遇否至虛不納無妄不進是使天下之士永絕望於明公矣豈獨小人

哉初聞明公克舉大體不尚小節竭智附賢貫道選數亦已確鎮外物翕然有歸於是窮居獨閒未用之士將遁幽貞千里未審明公何以待之夫夷吾窮困樂毅羈旅孔明躬耕子房養志此四賢未遇之時則乃不遇意固不能俛首跼步與衆人争得失於吏曹之門就使四賢生於明時無所服用則下士之不若也亦當與衆人四方而來竦於明公之門未審明公何以處之伏惟明公居堂上之陰知日月之次覩堂下之士知四方之賢

若者終不自若也伏惟明公熟察焉天生賢才必有聖
代用之用之於天子先自銓衡則明公主司天下開塞
天下之所由也可不慎之嗟乎持衡取士專在文墨固
未盡矣況文章體勢其多面焉苟不相容則大迂闊一
時不合便即棄之伏恐傷鈞曠之明結志士之怨吁可
畏也又有恢恢無明精誠洞物大不施小屈於章句蓋
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君子行焉儻斯人也木訥自
守默然而退明公不以為賢是小人敢正顏色鼓喉舌

欲伸大直於明公能容之否所為直者如何明公若以為羣區一舉自有常式富貴為懷曾莫下視則明公何以異近代合古人匪惟高賢雅量在小子亦知之矣明公昔未居此任豈不曰伊人也棄正任巧我為宗臣必將革之操持升降正在今日伏願密運心鏡俾無逃形振拔非常以資天軸乃明公論則振拔者亦膺摩赤霄必將遞進其類以光王國自邇及遠其誰曰不當任予一為元龜自可數千百年不衰其政矣敬之無任使小

人之口波盪振駭君子閭閻以俟賢儁昌齡久於貧賤是以多知危苦之事天下固有長吟悲歌無所投足天工或闕何惜補之茍有人焉有國焉昌齡請攘袂先驅爲國士用棼絲之務最急之治實所甘心昌齡豈不解置身青山俯飲白水飽於道義然後謁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哉每思力養不給則不覺獨坐流涕啜菽負米惟明公念之直料不得不謀其始夫惟明公深念之投報徇義非一言所能盡也昌齡常在暇日著鑒略五篇以

究知人之道將俟後命以黷清塵

上中書權舍人書　　　　陳岵

春雷作龍蛇不安於蟄戶賢人用君子思奮於康衢時至氣動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小生區區願有所陳伏以今之獻書者語取士之得失揚盛烈之弘懿多矣刀尺之下固當有在小子淺陋自陳所抱魯不迨意何敢妄有稱謂以成繁文哉然而志苦者聲必哀氣直者辭必端苟察之不惑聽之不失則伯牙不碎琴卞和不

泣玉矣閣下宗文祖德名全道著執贄循墻如岵者固多焉門屏故人非敢自適前者病中求拜輒以愚弱自疑猶記與善謂遇長者之眷固無戲言孤負知見跼地無措衣化京塵星霜七周分將委運方理歸策適有一外關舉解至翎羽之類志氣由存欲就明試不能自決友人樊生之見謀曰足下與元宗簡不與他解就試明主足下其審處之李行舉者不然使吾子為王司如君之負辱者將為伸之手岵曰伸之行舉日就試可也有

姚袞曰夫道窮而心泰者神與之俗變而志定者義歸之時之通塞非智力所及吾子處否若泰不改其守久矣令主司方以公用駭拘俗吾子賢准陰之辱非韓信罪也不賢損益何有於衆人哉岵曰惟欲聞後命矣嚴考功之納樊衡也以為取衡難得衡無後悔黜衡易失衡有遺恨故開一人之數以容之人到於今不謂衡忝一第而謂嚴得主司求人之義也伏想閣下虛求當甚於嚴也小子焉敢有希於衡哉懼畏不敢多陳死罪死

罪

上中書張舍人書　　邵悅

某白一昨猥辱面奉徵及玫瑰弊廬所有敢不供上輒獻數本惟恕其非多此物甞開花明媚可置之近砌芳香滿庭雖萱草忘憂合歡蠲忿無以尚也夫花卉以明媚芳香之故閤下不憚煩以採掇則士之有才有藝者必將盡力而搜求乆人相賀皆有望於明公矣某猶慮花卉移植之際或有夭閼其生詢樹藝之叟求長養之

術叟曰以吾鄙見先務及時苐能當春徙之度地居之順其陰陽遂其成性根莖未固擁之以沃土枝葉未茂漑之以寒泉則扶踈欝映紅芳可得而翫矣觀叟所為其理信然然誠以擁腫之姿顧附於玫瑰之末壅土漑泉非明公而誰良時在玆無或遐棄不宣某頓首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月日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閣下某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致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

類凡羽而凡羽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腐菌混之嘉蕙之類棼芻而棼芻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蒙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目幾能於此而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永於時哉一失其嚬以為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可不痛之輙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咼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味吾之咼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之咼也更逐膳者凡十輩益不味王恥

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吾體者寡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者老屬袖而送之曰往矣即鼎也然王曰仰味於君君何以塞之對曰王必以鼎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之用而已其輳味則有椒桂梅醯鹽醢之品在吾揔衆力而調於心此其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真偽雜鬻循户而唱衒其售者偽十九焉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為也梅醯之質類而苦

酸不為也鹽醢之質類而鹺鹹不為也皆具而不為滋一旦集而會之咼則必空虛矣君焉能揔是之力以成於王也前膳之所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偽惑君之智足以樞物才誠能儲其真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後之辛馨之才醢醢之具必越海逾陸而趨君之指矣斯百代之准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令閤下既以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必有素也然紛紛之真偽而清悟能無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

不得謁見久矣顧因左右者召稍延於前獲進所語幸甚伏惟降察不𥨊謹再拜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尉趙國李某謹再拜奉書長史明公執事嘗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汙隆故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摛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名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太階提七星

而酌元氣夫然故終始亨吉進退利貞嶠當休明之期推去就之分滄州客遡宋徵嘉遁之文閶闔洞開不列亨衢之步顧嘗希仕尺寸徇禄斗升胥僕之與鄰奔走之爲役婆娑塵垢之下踸踔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抑貧賤實須降志顛沛不可違仁是用終夜九迴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将細德之爲累至於有文無害之政得王喪寶之談服以周旋庶乎聞達然以守其愚直任此拙難入門無爲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

生平琴曲惟以下調相哀疇昔朋遊詎有中人見識誠不幾乎幽蘭芳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獲忝微班預閒賤事佩紛綸之雅訓承肅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越嚴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駿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乏處囊之地雖願披心膽進款誠雲漢逾邈風流遂遠夫客果有能不孤彈鋏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殷勤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照天池撫

翼厨開銘鼎庭列歌鍾吐亹亹之言植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流於心鏡若夫標置度量權衡物理蕭公畫策不探弘遠之規孟子持籌未極精微之數粤若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八或奏昌言伏丹墀而心啓乃迴天獎憑紫樞而目送南宮秘署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麾成俗固已羽儀振鷺黼藻羣龍者焉下走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懷刺方致維桑之禮責帛翹車幸枉錯薪之薦愷悌之

慈允洽敷腴之好不忘洎解褐中林易農下邑希光東辟猶是貧女舊鄰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之質未改提奬之恩已别昔時薑桂早得因地而生令茲桃李翻以無言受棄豈非時亨其會命塞其通者乎令餘袟無幾解巾有日便當歛襟初服收拙後塵何去何從寵龜策之臧否自開自落任天地之榮枯宜其卷舌吞聲滅影削跡不干執事之紀無煩左右之聽徒恨勤誠累歲而丹慊不通服道彌年而白頭成謗所以低徊歧

路杼軸蓬心搦翰操觚而不能已者也夫引往納來江海所以深廣損上益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虛己之求有屈位而伸道汎接之愛或開懷而受物若乃崇峻宫垣扃鑰閫奥使屬睇之目隔逾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彌高而望絶御賔以之失位篤客以之無門將恐慕義之夫思爲黄鵠之舉企景之客不作真龍之遊顧君侯垂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壁之契接以黄金之言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饒取義之賔

輕若鴻毛節下有徇生之士敢薦狂妄惟君侯擇焉

與韓荆州朝宗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戸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

好劒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迹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題品便作佳士而今君侯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邪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

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彫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墨兼之書

人然後退掃閒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緑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奬飾惟君侯圖之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蛻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為之哉以其進為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為諸侯師默成高世法而已為退默者為避人得時而退默者自進為進顯者為必行不得時而進顯者失志以雄才盛德不可不兼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信於天下又

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牖而自適者又豈惟退默而已哉方今天下百姓不敢爭步畝四夷不敢犯守陲自元和已後國家不傷一夫不亡一矢雖有豎子弄兵曽無筋穿皮蠹之患尋已誅伏然而閣下不謂無其時乎昔雍丘不能以才達求討吴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官校尉夫文家之不遇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擐甲冑也今則仕由文學著官自清顯尊閣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莞摧之

地有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常重其人閣下不謂未信於天下乎當其時士亦固不以天下之廣自隘以居其身不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己故賂媒請介則不忍為守媒待介或有所自棄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閣下以為時乎未可乎嗚呼蚍之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其序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苦於皸濕然而因時著書滿十卷自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

人必有得於鬼神令則力疲而天下笑日暮而郵舍閉令閣下則踰垣塞牖而已雖然當閤下進為天下利而又顯為諸侯師之時奈何得有踰垣塞牖之說乎故先自棄南嚮再拜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知也謹貢舊投刺書一卷以其最近於情雜歌詩共一卷以其頗有逸事伏惟周賜觀覽無憚僇笑

上節度使書　　房魯

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内則堂皇數仞侍婢娟然

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俟指令者數千君俟目視飛鴻氣如横蜺而貢士布衣有塵飢童無色蹇驢竭蹷而來干謁誠志業不怍氣容自若且以干望爲心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醲醤肥被鮮曳華指捷乗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糲食僮飢蹇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夫賈居闤𨷖藏其貨物俟有求者雖巨人必恭然而

請置人言其直則高之曰必若干乃得求者率不能小減而市矣及其人持物貨歷戶而自唱曰某好物某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㸃然視之問其直幾何其唱者且平其直必愈卑之十七八戲耳誠金玉其物貨秖以盜有而竊置為宜然何以至是彼不求此望售也士之干人亦然士非不能隱山林羣麋鹿脫俗姿態又思孔子干歷削逐如此而不足以求行道學孔子者又安得傲然自遂而獨善邪亦非得已富貴之人能趨求貧賤

之人人必不謂假聲勢也又不謂諂佞也又不謂利也
貧賤之人趨求富貴之人而大謂之假聲勢也中謂之
諂佞也下謂之利也且見自書傳稱說當時英豪智能
者或云禮士或云愛客或云薦寵後輩及言窮約節義
者則不過不諂於富貴不慼於貧賤而已令之君侯不
惟其不禮士不愛客不薦寵後輩盖無意趨求貧賤之
人貧賤之人趨求之往往得罪過不一二而已惟閣下
有古英豪之氣必能拍來窮困者大道之行則澤布四

海矣不則雲卷一丘閤下識某之心非有覬於閤下而云云其說閤下且視之為何如其理豈不然邪他俟盡於榮戟之前某再拜

與京西節度使書　　韓愈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而先後相資也今閤下為

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洸洸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隍然而未至乎是者盖亦有其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

於富貴正其宜也閤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待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採於人而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行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閤下

之功德矣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閤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甞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甞不留於意也甞以天下之安危在邉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此都徘徊不能去者誠悅閤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懼閤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閤

下其無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江西李大夫書

皇甫湜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遑遑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飢而樂離别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絶勲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屯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

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迹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令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已令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而已上下相鼓波流相翻包特行者渾衆人抱奇才者乏卓識智與愚相渾古之道不行是以役役棲棲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

下以周召之才居周召之職獨智傑出孜孜以下問收接而博觀自江而西沈潛液澤傳之天下汪洋喧閙是以發憤而來非有他也欲以望閣下之輝光窺閣下之深高下靡豪傑之風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降其尊嚴而省覽之裁其可否而去就之無以其淺微察其辭觀其志而不録其罪幸甚謹獻舊文十首以先面贄干犯左右惶懼於旌門之前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隠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學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盖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為令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

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䰟魄安養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為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之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令按其本傳云官則止

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者好才如漢武帝然而不逹者蚖知之矣於時武帝以四境為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蚖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蚖居家甚困白身過於相如者盖無人先聞子虛於天子令又不然使有聞之於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於今之時遇藩翰

大臣則足以叙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於心謂小生之言何如哉

唐文粹卷八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趙之壁